

茅盾

译文全集

第5卷 小说·散文

韦 韬◎主编



《茅盾译文全集》共分十卷，收录了茅盾1911年至1981年发表在《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新青年》《译文》《文哨》等近二十种报纸杂志上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文论、政论及科普作品等二百三十余篇，全面记录了茅盾翻译作品的风貌。

茅盾译文全集

第 5 卷

小说·散文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本卷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收录了茅盾 1943 年至 1948 年翻译并发表在《国讯》、《中原》、《文哨》、《文艺杂志》、《中外春秋》、《中苏文化》、《文阵新辑》、《天下文章》等刊物上的短篇小说 12 篇。同时,还收录了 1921 年至 1945 年翻译并发表于《新青年》、《小说月报》、《努力周刊》、《文学》周刊、《文学周报》、《世界文库》、《译文》、《大公晚报》副刊等刊物上的散文 21 篇。其中《少妇的梦》、《祈祷者》、《旅美杂记》等 14 篇曾被收入译林出版社的《沈雁冰译文集》,其余属建国以来首次结集出版。

茅盾之子韦韬先生对书稿进行了校订。经韦韬先生同意,知识产权出版社按照现代行文习惯对译文进行了适当改动,如将繁体变为简体,将竖排变为横排等等。

责任编辑:石红华 国晓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盾译文全集. 第 5 卷, 小说、散文/茅盾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130-1763-3

I. ①茅… II. ①茅… III. ①茅盾(1896~1982)—译文—文集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世界③散文集—世界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8900 号

茅盾译文全集(第 5 卷 小说·散文)

主 编 韦 韬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 <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30/8385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2 版

字 数: 277 千字

邮 编: 100088

邮 箱: bjb@cnipr.com

传 真: 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 guoxiaojian@cnipr.com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 17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0 元(十卷)

ISBN 978-7-5130-1763-3/I·255 (4608)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茅盾译文全集》共分十卷，收录了茅盾 1917 年至 1948 年发表在《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新青年》、《译文》、《文哨》等近二十种报纸杂志上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文论、政论及科普作品等二百三十余篇，全面记录了茅盾翻译作品的风貌。

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茅盾的文学生涯是从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开始的。他认为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一半是为了“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一半也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后者更为重要；“若漫不分别地介绍过来，委实是太不经济的事”。他的译介工作侧重于俄国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对东欧、北欧等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也同样给以关注。他译介的作品涉及英国、美国、法国、俄国、波兰、印度、奥地利、西班牙、土耳其、丹麦、挪威、希腊、以色列、阿根廷、芬兰、比利时等近三十个国家。茅盾关于外国文学译介工作的主张和实践，是由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所决定的，他的译介工作有益于当时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并为新文学带来了有益的养料。

通过阅读《茅盾译文全集》，读者可以对他向国人介绍异域文学，输入新思想、新知识的“播火者”形象，有更全面的认识。

第 1 卷：小说一集

第 3 卷：小说三集

第 5 卷：小说·散文

第 7 卷：剧本二集

第 9 卷：政论·妇女问题

第 2 卷：小说二集

第 4 卷：小说四集

第 6 卷：剧本一集

第 8 卷：诗·文论

第 10 卷：科普

本书依据茅盾之子韦韬先生多年来搜集整理的原稿编辑而成。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本着尊重原稿、尊重作者的语言风格和时代背景的原则，只对作者的明显笔误和排版错误做了谨慎修正；韦韬先生以八十多岁高龄和孜孜以求的精神参与了本书的编辑、统稿工作，并对成书内容进行了严格审定。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茅盾及其作品的研究，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提供借鉴。

目 录

小 说

共通的言语	(苏联) 西蒙诺夫 (3)
审问及其他	(苏联) 彼得罗夫 (8)
苹果树	(苏联) 吉洪诺夫 (22)
他的意中人	(苏联) 索波列夫 (26)
母亲	(苏联) 吉洪诺夫 (33)
作战前的晚上	(苏联) 杜甫辛科 (38)
上尉什哈伏隆科夫	(苏联) 柯热夫尼科夫 (50)
我们落手越来越重了	(苏联) 潘菲罗夫 (70)
新生命的降生	(苏联) 吉洪诺夫 (78)
蓝巾	(苏联) 索波列夫 (81)
狙击兵	(苏联) 索波列夫 (87)
蜡烛	(苏联) 西蒙诺夫 (93)

散 文

一队骑马的人	(挪威) 博耶尔 (101)
伏尔加与村人的儿子米苦拉	(103)
孟罗的农民英雄以利亚和英雄斯维亚多哥尔	(106)
少妇的梦	(亚美尼亚) 西曼佗 (111)
祈祷者	(亚美尼亚) 西曼佗 (113)
纪伯伦的小品文 (一)	(黎巴嫩) 纪伯伦 (114)
纪伯伦的小品文 (二)	(黎巴嫩) 纪伯伦 (117)
圣的愚者	(黎巴嫩) 纪伯伦 (119)
古代埃及的“幻异记”	(121)

我的回忆	(挪威) 别伦·比昂逊 (127)
游美杂记	(波兰) 显克微支 (137)
英吉利断片	(德国) 海涅 (146)
集外书简	(挪威) 易卜生 (154)
《蜜蜂的发怒》及其他	(比利时) 梅特林克 (167)
忆契诃夫	(俄国) 蒲宁 (187)
拟情书	(古罗马) 奥维德 (197)
世界的一日	(苏联) 柯里卓夫 (232)
给罗斯福总统的信	(美国) 斯比伐克 (238)
菌生在厂房里	(美国) 约翰·牟伦 (245)
刽子手的卑劣	(苏联) A. 托尔斯泰 (247)
高尔基的流浪生涯	(苏联) 罗斯金 (250)

小说

共通的言语*

(苏联) 西蒙诺夫

我们第一次瞥见他们在空中。这时候，德国人正打算对这城市作第三次的大轰炸，开战以来第三次大规模的轰炸。没有一架“容克”飞进来。在离城颇远的地方，那些德国飞机就被截击，被击落在山崖。

现在他们飞回来了。头顶上，我们看得见我们苏维埃的战斗机；和他们并排在飞的，还有些陌生的飞机，身上漆着三色圆圈的徽帜，这是不列颠的战斗机。

第二天早晨，我们拜访那机场。不列颠的飞机和我们的，并排停在一处。

机场四周群山环绕——那一片升降的广场简直是凿开山岩而成功的。飞机库呢，紧挨着，隐蔽在山崖之下，都盖着石卵，泥土，和草。飞行员们站在他们的“暴风式”旁边，全身都扎扮好，准备随时起飞迎敌。

初雪正在飘着，有几个不列颠战士在机场中央玩足球。

他们的制服上的领章表示他们中间大多数是志愿军人。另外几位的袖章又说明他们来自澳洲或加拿大。队长本人，一条魁梧雄健的汉子，灰色头发，太阳晒成褐色的面孔，——中校奈维尔·翰西伍——则是从纽西兰吹了来的。

战争将他从天南送到地北，离开他的故乡万里之遥，但是，老战士的他，一点也不在乎。

多年以来，他是校验飞机的驾驶员。全世界各地不列颠军队所用的各种型式的飞机，没有一种不是他曾经试飞过的。不列颠空军的最高奖章的红带子，点缀在他那朴实的灰色制服上，他曾经在苏丹服务，在缅甸，在埃及，在德国，在阿比西尼亚。而现在他在这里了，——军人的团结精神以及军人的对于

* 本篇初刊于《国讯》第335期（1943年5月15日），署苏联西蒙诺夫著，茅盾译。后收入《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永祥印书馆1946年10月）。作者西蒙诺夫（К. М. Симонов, 1915—1980），苏联俄罗斯著名作家。

共同敌人的憎恨之心使他来到我们这里来了。

稍稍带点自负，他告诉我，他这一“翼”中间包括了不列颠所领各地的飞行员：澳洲的，加拿大的，罗德斯的，南非的，西印度的，也有苏格兰人，威尔斯人，爱尔兰人。

现在他们都在这里作战，坚强地打击那些卑污的“极来们”（诈欺占便宜的匠人），这是他们给德国人起的绰号。

“我们在这里跟在英格兰一样，拚命地打，”中校翰西伍对我说，“和你们的人比肩作战，受你们的长官的指挥。如果你打算写通讯的话，请你提一提，我们在那样一位勇敢而有经验的长官指挥之下作战是一件光荣的事。我在英格兰的时候就钦佩你们俄罗斯人打的那么坚韧，现在我高兴我在这里和你们一起尽我的一份力量。在地上，我们说话的语言文字还是不一样的，然而一到我们起飞在空中，你们的飞行员和我们的可就马上找得了共通的语言——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的确，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地上，这些不列颠人是当真颇为矜持的。当我问那位少校，一个中队的队长，曾经打下一打左右的“极来们”的，他如何作战的经过，他想了一想，连一丝微笑的影子也没有，告诉我道：

“不过是碰巧罢了。当我们起飞以后，哦，刚巧在这当儿而且恰恰在那地段，‘极来们’也出现了，他们就吃亏在两个巧合上，就是这么着。”

“就是这么着，”这一句话在我们的人和不列颠的飞行员中间变成了国际语了，大家都不喜欢详细讲述那些细微节目，“我们起飞，将他们打下，我们回来——就是这么着。”

如果你想要知道我们的空军人员各次战绩的详细情形，最好你去问不列颠飞行员，那时候，他们就抛开他们一向的守口如瓶的习惯，滔滔不绝地向你描写他们的战友俄罗斯朋友打的如何漂亮。

如果你想要知道不列颠的战士们的战绩，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去问我们的空军人。

他们会告诉你，上尉洛克司如何在接战正酣的当儿俯冲到一群“梅塞希米特”中间，只手打中了九架敌机，如何他左冲右突，忽而飞高，忽而从三千米的高空俯冲下来，直到地平，击落了一架“梅塞希米特”，另外又打伤了一架。他们会告诉你，少校密勒如何率领他的一队六架飞机在作练习飞行，瞥

见了十四架“容克”正向机场飞来，他立即截击，打下了三架，把其余的都赶跑了。

他们会告诉你，如何有一次他们的机场突然受到袭击，驾驶员鲍希和胡曼斯如何在炸弹碎片飞舞之中赶到他们的飞机上，而且在炸弹洞之间将他们的飞机驶下跑道，起飞了向敌人进攻。

我们的战斗机的驾驶员和不列颠的战士们在这里并肩作战，在这里北方，在白伦支海的冰浪的上空，在北极圈内的雪山的上空，他们会告诉你这一切，而且还要多的多。

我们的轰炸机的驾驶员讲起不列颠战斗机的战士们的时候，总是充满了尊敬和夸耀的心情，他们会告诉你，不列颠的战斗机群保护他们出去到辽远的敌人后方轰炸敌人，不论在怎样的情形之下，不列颠战斗机群总是紧紧伴随在旁边，无愧是一个“不列东”（不列颠人）。他们会告诉你，如何护送他们到目的地以后他们不顾敌人地面的高射炮火如何猛烈总是寻着，总是紧紧跟着，击退法西斯的战斗机，任务既完，再保送他们平安回转根据地。

然而他们双方又互相尊敬，不列颠人很称赞苏维埃的轰炸手。赌生命于一掷不是一件小事，但是苏维埃轰炸机的驾驶员们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得的结果是值得冒险的。不列颠人知道，不论敌人的抵抗如何顽强，不论如何困难重重，不论天气怎样，他们所护送的苏维埃的轰炸机群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只有一件事我不高兴，”少校密勒微笑着对我说。

“那是件什么事呢？”

“不高兴你们的高射炮手。他们都是些出色的射手，甚至常常侵犯到我们留给我们自己的范围里来了。可是，上一次，我倒又喜欢他们起来，那一天，浓雾和密云遮蔽了天空，我们没法寻出那些‘极来们’。可是，你们的炮手，射击的那么准确，我们守着察看炮弹爆炸的所在，立刻就找到了我们搜寻着的敌机。”

在地下的俱乐部中，不列颠的驾驶员们在谈笑，在吸烟，喝茶，在向火。

战争的旋风将他们带到了这里，北方，军人们，一般的是对于他们自己的乡土有深爱的，他们这一班人也把他们的老英格兰带一点到这辽远的地方。在俱乐部内，我们听到了英国名歌以及小调，在队长的瞭望岗，一个当作桌子摆

着军用电话的板箱上面，有人用油漆写了几行大字，像是一种铭文。

我请内中的一位英格兰人翻译给我听。

上尉考丹微笑了。

“这不容易翻译呢，”他说：“这箱子上面写的是伦敦的一个很有名的警察局的名字，这警察局拘押各式各样各种出身的酒徒。暗射的意义是，各种型式各种等级的‘极来们’——从‘容克’到‘梅塞希米特’——将在这一块俄罗斯土地上找到了它们的永久的归宿。”

不列颠人是善于寻开心的家伙，他们打仗也是开开心心的。他们有工夫的时候，从不吝惜开点玩笑。在这暗射的字句里就有不少敦厚而又尖酸的不列东的传统的诙谐。

钉在墙上的一幅卡通，也有同样的幽默风味。这画的是瘦长子上尉洛克司两条长腿挂在飞机外正在追逐一群的“极来们。”这卡通的旁边有一整张的夫士纸。恭楷写着统计：确被击落的敌机共若干，重伤的敌机共若干，大概已经击毁的敌机又共若干。在这精密准确的记录下边有图画，这画的是：一点一滴的酒落到一个瓶子里，瓶子还只满了三分之一。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瓶子么？这是我们大家都有一份的瓶子。我们还没打下够数的敌机，所以这瓶子不过装满三分之一，我们的工作是要装满到瓶口，一旦达到了这目的，我们就要装一个真家伙的瓶子。”中校翰西伍回答了我的询问。

他打开他的纸烟盒，点着了一根烟。

“这是我的老婆，”他说，将烟盒递给我，烟盒的内壁，有个精工的肖像，“我有好多年不见她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烟瘾越来越大的原故。我可以多看她几次。如果我们能够通信，那么，这里就什么都好极了。我们还没接到英格兰寄来的一封信。但这是小事，我们目前的大事是打仗。至于信呢，总有一天会来的……”

我们告辞回去，在归途，我们顺便到苏维埃指挥官的办公室看一下。

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我们那位将军对于那些不列颠人的工作的意见。

“我的意见么？他们全是顶括括的，他们来这里打仗，他们打的不愧为一个军人。都是刚毅而有训练的人，只有一点我反对他们——他们不喜欢担任巡逻的任务，他们说这工作厌烦得要命，他们老是盯着我，要我派他们个保护轰

炸机群出去袭击敌人的任务。我们的人也一样。他们也不喜欢去巡逻那空荡荡的天空，他们老是要求去轰炸敌人。他们要求的工作老是一样的，当 they 和敌人狠斗的时候，哦，不列颠人和我们的人就跟狮子一般凶猛。看呀，他们又出发了。”

当真，在我们头顶，苏维埃战斗机和 not 颠的“暴风式”机正向敌人那边疾飞——

俄罗斯和 not 颠的飞行员在天空中已经找得一种共通的言语。

审问及其他*

(苏联) 彼得罗夫

(这里的三篇是从 EUGENI PETROV 的战地通讯里选出来的。英文译本共收十篇，第一篇题为“我们背靠着莫斯科，”即作为书名。每篇都记有年月日，第一篇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最后一篇则为四二年一月二十五。)

审 问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日)

紧蹙着溃退的德国军的脚跟，红军克复子密哈洛夫卡，离马来·耶鲁斯拉夫卡不远的一个村庄。

红军士兵首先看到的，而且真正使他们吃惊的事，就是一群村民寂静无声地围绕着一间未遭劫掠的房屋。这一群人，几乎全是妇女，夹着几个老头子。他们是德军占领这村庄时仅有的留下不走的居民。

这一群人站在那边，不动也不出声，好像惟恐惊动了什么东西。

这被围的房屋的式样，是村中房屋普通的式样——五个窗洞的木屋窗棂上略有雕镂，屋顶有风向计。

这房屋寂静无声。这一群人也寂静无声。

一个抱着个婴孩的妇人对红军士兵说：“那人就在这屋里。”

“他就在屋里。”一个白胡须的老人说，另一个灰白胡须的也这么说；第三个老人，黑须的，相形之下他显得年轻多了，以及两个老婆子，又一个老的连背都驼了的婆子，还有几个抱着孩子的妇人，他们都这么说。

* 本篇初刊于《中原》创刊号（1943年6月），署 EUGENI PETROV 著，茅盾译。后收入《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永祥印书馆 1946年10月）。收入译丛时署名彼得罗夫。作者彼得罗夫（Е. Петров, 1903—1942）苏联俄罗斯作家，在苏联卫国战争中，于 1942 年 7 月在前线阵亡。

村中的儿童们看守着那房屋的后边。

“他在里面，”他们告诉红军士兵。

在那边，在那屋里，就是那卖国的奸贼。

当德军来到这村庄的时候，村民之一就露脸是一个奸细。他投到德国人跟前，听候他们的差遣。德国人派他为村长。他帮助德国人劫掠村民；他用棍子痛打那个饿急了的女人，为的她想从那被德国人所没收的集体农场谷仓中取得一些谷子；他告密了一个觅路归队，乔装为农民，而在善心的农人家中过了一夜的红军士兵。德国人依他的密告捉得了那红军士兵，立即将他枪毙。还有，这奸贼又到德国人那里指控另外六个男子，说他们“面生”，不是本村的，是别处混进来的人。德国人就将这六个男子押送到别处去。而当德军正要逃走以前，这奸贼还在挨户搜刮长毡靴。他孝敬了德国人二十六对的长毡靴。他便是从同村人的脚上抢了那些长毡靴，他亲手干这样的事，为的村民们谁也不肯自己脱下他的长毡靴。

可是德国人临逃跑的时候却完全忘记了这位如此忠心伺候他们的村长。他们对他已不再感兴趣。他们甚至并没通知他说他们要走了。他们自顾自走了。这样，他就怡然自得坐在自己屋里，没有被德国人动过的屋子，什么东西都好好儿没有动过，有一双出色的长毡靴和橡皮套鞋的主人的屋子。他没法跑走。村民们严密地把这屋子看守住。

我要是能够看到他就那么样坐在他自己屋里，孤另另，不齿于人，被搜掘工作者的镊子从石块底下挖出来放在阳光下的一只凶毒的蝎子，那我还能多给些报告。可是当我看见他时，已经是当天晚上他在师部里被审问的时候了。村民们曾经力求师长将这奸贼交给他们，让他们用他们自己的一套去伺候他。师长呢，固然十二分尊重这些村民们的由于身受惨毒的损害而渴求复仇的情绪，可也同样恳切地说服他们，压下了他们的要求。

那一晚，这奸贼坐在桌子前面一张椅子上，一盏石油灯照耀着。他坐着，神思恍惚地用力拉着他那长毡靴。他要被审问了。

那一天，所有村中的居民都被传讯过，他们供给的证据足有老大一束。“费这么多的纸张笔墨，真是太不成话！”这是押解这批卷宗的红军士兵的尖锐的批评。这红军士兵本人也是个集体农民，他想到没有将这奸贼交给村民就不高兴。可是，军事法庭的审问官瞋了他一眼以后，这位红军士兵也就不作

声了。

审问是完全依法执行的。这奸贼实在是四手四脚爬到他同胞面前也还不配的，可是公然坐在椅子上。他坐在桌子前面，问官发问的语气平静而有礼貌。而这，却比斥骂更使他发慌。

他知道，法律从不高声大气，法律从不许人感情用事，法律是客客气气的，而又铁面无私。

这奸贼坐在椅子上惶然失措。豆粒大的汗珠冒出在他那多皱纹的前额上。他是五十八岁的小个儿矮胖的家伙，有一个大而钩形的发亮的鼻子，和一撮红色的向下垂的胡须。

“请你说，你的姓名、教名？”问官说。

“蒲列林，”奸贼急促地回答，“巴夫尔·密哈洛维契·蒲列林。”

他向我这方面斜睨了一眼，立即又将目光低垂。

“请你把事实对我们说。”

“哦，你是明白的，”他开口了，一面作手势，“自然啦，法律是在你手里，可是我并没犯什么罪呀。”于是他很快地喃喃地说下去，“不过为了那个，你知道，为了我是村长呢……嗯，那时候德国人是这里的主子。他们爱怎样做就怎么做了。说到我呢，嗯，你瞧，红军一退走以后他们就指定了我……那么着我就做了村长呢……”

“你是怎样被派做村长的？”问官说。

没有回答。

“要是你乐意，我可以传证人进来。”问官说。

蒲列林于是用了低平的音调讲述他的故事：一个德国的中尉名为希米特的如何叫他到司令部去，而且给了他村长的位置。为什么他们挑中了他呢？因为在上次大战时，蒲列林曾被德人俘了去，他能说德国话。而且，还有，革命以前，他又是一家车轮作坊的老板。

“那么你也愿意去干德国人给你的这村长的了？”

“是。”

“你知道这样的行为是叫做奸细么？”

“法律是在你们手里。”

“我知道法律是在我们手里，”问官再说，语音稍稍有点不耐烦，“可是老